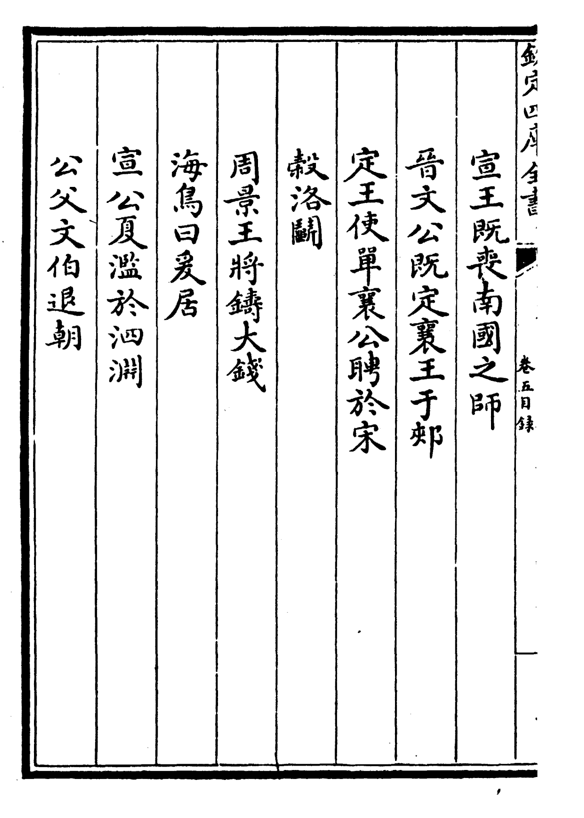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目録

周

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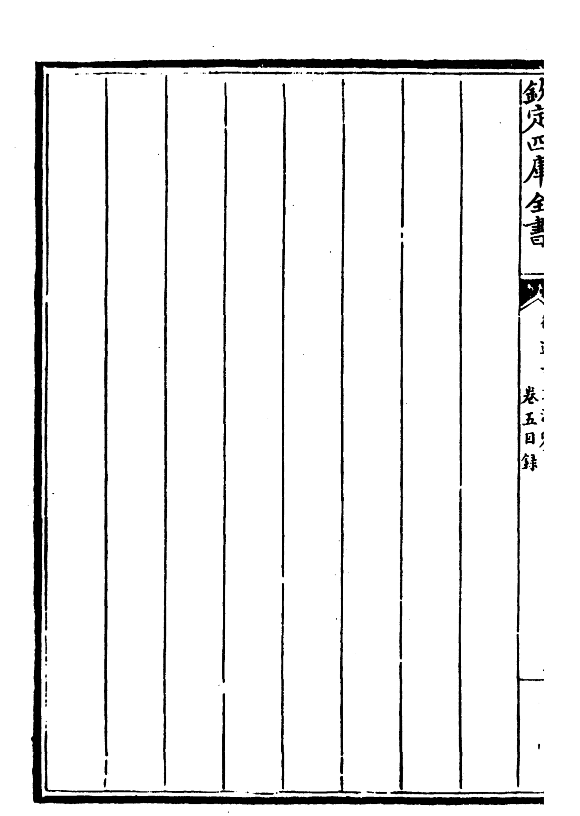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穀洛鬭
周景王將鑄大錢
海鳥曰爰居
宣公夏濫於泗淵
公父文伯退朝

仲尼在陳

齊閭丘來盟

桓公自莒反於齊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國語

班固藝文志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注左丘明著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作春秋傳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邦國成敗嘉言善語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左傳為內

國語為外二書相副凡事詳于內者畧於外傳於外者簡於內

布令修德不勤兵於遠自是先王撫馭荒服之要道穆王以不享征之棄祖訓矣故先儒謂國語列周國風列王於此見周德之衰

穆王將征犬戎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祭莊界切父音甫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周頌時邁篇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夏戶雅切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

水心葉適曰祭公謀父諫征犬戎自春秋以來請之便為迂緩然穆王時上接成康兵偃刑措久矣一旦征行倉猝暴師于遠是始禍也其語如此正合事宜爾古今遼闊學者不推其世觀

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衰謂啓子太康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失稷官也不窋棄之子）而自竄於戎翟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千里之內曰甸甸王田也）

之難乎得其要矣修字尤宜細看

臣照曰耀德不觀兵即所謂誕敷文德也國語首此篇實有關係

臣廷敬曰叙五服典雅深厚版

服服其職業也邦外侯服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侯衛賓服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甸圻男圻采圻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九州之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戎翟荒服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荒裔之地故謂之荒甸服者祭供日祭也侯服者祀供月祀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終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意以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

圖之數朝貢之節畧盡之矣古人立言必詳於故實如此

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

古稱愚者之言聖人擇焉雖邇言謗訛亦得以登於輅鐸而達之於上者蓋古人容納之廣忠厚之至也

少舂穆文熙曰厲王怒謗固非

能師其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厲王虐國人謗王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共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盼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使巫監謗尤非以生殺之權而寄之於鬼物之口則將何所不至哉

臣德宜曰書云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厲王以監謗為得計使痛疾不在厥口而在厥心則莫可解矣

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典（無目曰瞽瞽樂師典樂典也）史獻書（史外史也）師箴（師小師也箴箴刺王闕）瞍賦（無眸子曰瞍賦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誦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者諫者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規盡其規以告王）親戚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瞽史教誨（瞽樂大師史大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修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

臣乾學曰使巫監謗與建鞀設鐸相反治亂判然子産柬鈞鄭國猶知不毀鄉校能納衆流乃成河海故聽言為亟也

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隰詳立切沃一毒切溉音蓋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彘晉地漢為彘縣屬河東

厲王說榮夷公

王者不言有無況専之乎榮公用而周敗可爲千古嗜利之戒

水心葉適曰榮夷公專利在當時大爲異事故曰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由後言之爲材臣

厲王說榮夷公（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芮如鋭切）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頌周頌思文篇）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篇）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

周禮因井田而制軍賦故務農講武相為表裏篇中征則有威守則有財二語正見兵農之合

今令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既已也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宣王厲王子名靖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籍慈夜切號文公諫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虢古伯切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韋昭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盛音成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

蕃殖於是乎始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庬大也庬莫江切是故稷為大官稷之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覛視也○覛音脉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厚也憤積也○癉丁賀切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於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底音旨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立春日也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

臣正治曰民之大事在農真經術要語稱引精田有源有委先王遺制猶可考見一班左氏誠淵才也

臣鴻緒曰周家以農事開基故

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祓音拂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籍田者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王既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洗也及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鬯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掌共酒醴者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

自天子公卿百吏庶民無不以力田為首務其歌詠誥誡往往見於詩書至宣王時農政漸弛未免視為緩圖此虢公所為諄切以陳也

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墢音鉢又音發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於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四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

臣莫曰仰觀晨正術察土脈替告協風王乃祇祓尊卑上下莫敢不震動恪共於農古人之敬民事如此

徇（旅衆也徇行也）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共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鎛鉏屬鎛音博）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

古者治民之官日與民相習故不料而知其多少至宣王時農務漸弛因師敗而遂有料民之舉治兵急而治農之政愈緩矣

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於姜戎氏乃料民於大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仲山父周之卿士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司寇協姦牧協職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革更也更

西山真德秀曰以上數篇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有志學古者其深味

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籍田與民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籍籍籍于千畝田也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狩於畢時冬田曰狩畢時畢時務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于

之

晉文自以功在王室侈然自大妄請天子之禮襄王舉先王之舊章以折服之舒婉中倍極峻厲遂使晉文愧悚退聽皇哉訓誥之文

西山真德秀曰此篇要領在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一語後云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蓋

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子幽王宮涅也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謂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辭請隧焉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王勿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足

覆說此意也晉文之定襄王自以爲不世之大功其請隧也寖寖乎窺大物之漸襄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避之意玩其辭氣若優游而實峻烈眞可爲告諭諸侯之法

臣正治曰請隧去問鼎一間耳齊侯不敢貪天子之命晉文姬姓而妄覬非分此亦正與譎之

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府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嘗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物隧之屬余一人其流辟于裔

分篇中多用長句取勝視左傳别為一種得天子告諸侯之體班史多祖之

臣士奇曰守大物折強藩信乎禮之足以存國而辭命之不可已也

廢教棄制蔑官犯令皆亡國之政也而犯令尤甚文中序次自有輕重

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定王頃王子匡王弟名瑜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單

檝塞路為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于晨○茀音拂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掌道路也澤不陂陂障也古不竇澤故障之川不梁野有庾積庾露積穀也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詩也言其稀少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無寄寓者不為廬舍縣無施舍四句為縣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於夏氏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陳靈公舜後共公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單子歸告王

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氐亢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王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

臣乾學曰先王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讀豳風月令條理精密可見三代盛時大概

臣菼曰叙次故實與周禮相表裏足知六典非僞書其言月令

畚挶收而場功使人修囷倉也偫具也畚土籠也挶舁土之器○偫丈几切畚音本挶九玉切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畺有寓望畺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畺居良切即疆字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

亦先於呂氏矣

臣叔元曰因時警戒謹蓋藏伏蔡功野無曠土百工趨事而治

池林積水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奥草奥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逆無罷國有班事班次也執事有次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間古閒切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埽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也執祀賓將有事于廟則宗祝執祭祀之

道備矣請此知為國不可斯須去周禮

禮司里授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司徒具徒具徒役脩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易也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各供其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也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也膳宰致饔孰食曰饔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師圉人養馬故陳芻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正長也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令雖朝也不才

臣杜訥曰有伏有應有關鍵有結束文之以法勝者

有分族於周[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伉對也儷偶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實胡公之妃]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畧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

大意總在修德行政轂洛自然劾順反復數陳極為懇摯

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八年陳侯殺於夏氏八年魯宣之十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王也年也

轂洛鬬

水心葉適曰轂洛鬬將毀宮而壅之由後世而言水敗宮闕隄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之二十四年轂洛鬬將毀王宮轂洛二水名也鬬者兩水格有似于鬬洛在王城之南轂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轂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王欲壅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大子也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隳毀也不崇藪

防急務不待令而趨也而太子晉諫詞深切前鑒共鯀後指幽厲但洪畏禍亂之在前古今異意不亦甚乎學者從是求之亦足深思而遠猷矣孟子論禹行水但以為無惡於智猶降此語數等當併考

崇高也不防川流曰川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唐俗作塘○庳音卑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阤○阤直氏切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匱乏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虞於湛樂虞安也湛淫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

臣然曰高高下下四字括得一部水經體勢疏朗自然駿健

川隳高堙庳以害天下堙塞也高謂山陵庳謂池澤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崈伯鯀崈鯀國伯爵也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障洪水堯用殛之於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儀準也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言共工從孫爲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汨通也○汨音骨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

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隩于六切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火無災燀燀焱起貌○燀音闡神無間行間淫姦神淫厲之厲民無行心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厭於涉切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氏曰有吕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

臣德宜曰盤庚避河患徙民作書三篇皆有震動恪恭之意靈王唯務壅川不思修德故商家五遷而猶強周室一東而不振也

王之後王謂禹四伯謂四岳也○繄一兮切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後也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僵也○踣蒲北切絕後無主湮替隸圉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鯀黃帝之後共工炎帝之後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

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龢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榮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滑古忽切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雝烹煎之官也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

臣鴻緒曰凡水導之則行壅之則潰太子晉深明治水之道

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大雅桑柔篇）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桑柔之十一章）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弭止也）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大王王季文王）

臣共曰象天儀地和民順時為一篇之大旨遠徵博引上下十古皆以發明斯義

也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其難也如是厲始草典十四王矣十四王為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至景王十五世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黎九黎苗三苗也少皡氏衰九黎亂德顓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又亂堯誅之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則法也謂象天儀地和民順時共神也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

臣士奇曰天地之氣化帝王之譜系興亡之轍迹皆於是篇中可發覆也古人言事精極理數

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畆由欲亂民也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畆畎畆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大雅蕩之篇將焉用飾宫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亂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

景王改鑄大錢原以救灾偹患然不

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王之子大子晉之弟也多寵人謂寵子朝及臣賓孟之屬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襄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當為貞貞王名介敬王子也

周景王將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

合民情故單穆公以為佐灾可見王道在乎因民

西山真德秀曰單穆公諫鑄大錢諫鑄無射二篇俱是名言

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古者天灾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留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

臣乾學曰湯旱禹潦皆鑄幣以拯民之困患輕患重權母權子因時變非規利也與故廢輕作重匱民財以自殖未見其為利矣

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夏書五子之歌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

臣岳頌曰鑄大錢又鑄無射民力幾何其堪此也徬公召災一語可為萬世輕變法者戒

悌（詩大雅旱麓之篇）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若民離而財匱灾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灾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于民翳猶屏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無名之祀聖人不錄曲禮曰淫祀無福則妄祀亦何益哉此篇可與禮經相發明

子威劉鳳曰人孰無過文仲過而能知知而能改則亦無害其

海鳥曰爰居 魯語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爰居雜縣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

為知矣

臣奠曰味柳下之言古君子無不博物文仲知過不知之知也

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有域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裔子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蟜極之子帝高辛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野死謂征有苗死于蒼梧之野)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寞勤其

臣叔元曰一時議論後人採入載記便成典則春秋列國名卿問學問往往有此

臣杜訥曰臧文仲不能博物又

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為夏水官勤于其職而死于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于黑水之山）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循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

報報德之祭也

不能斷之以理何可謂智惟能以季子之言為法其虛懷服善猶為過人

能師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大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玆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

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所謂在人不在芴也通篇典麗謹嚴洵文章極則

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之所避也○煗同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宣公夏濫於泗淵

宣公夏濫於泗淵宣公魯文公子名倭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

西山真德秀曰漢成帝不甚折檻是亦藏吾之意然忠言不用此復奚為

習也罛魚網也罶笱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罛攻胡切罶力九切鳥獸孕水蟲成此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犒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矠擉也犒乾也夏不得取故于此時擉刺魚鼈以為夏儲○罝音嗟矠側角切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罝當為罜罜麗小網也穽陷也鄂作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以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也○麗音鹿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槎斫也以株生曰櫱○槎仕雅切櫱五達切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鯤音昆鮞音而獸長麑麌鹿子曰麑麋子曰麌

臣然曰句拙而工字奇而穩與周禮考工記文法相似

○麑音倪䴠烏皓切鳥翼鷇卵翼成也生哺曰鷇未乳曰卵○鷇丘候切卵盧管切蟲舍蚳蝝蚳蝗子也可以為醢蝝復陶也可食舍不取也○蚳陳知切蝝於權切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令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諗告也○諗式任切師存侍師樂師存名也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也○寘支義切

公父文伯退朝

敬姜勞則思逸則淫數語可謂見道之言當與無逸豳風諸篇同讀

愿德居順之曰其文畧而有體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歜文伯名大夫稱主妻亦如之懼干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境确為瘠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美也不材罷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朝日以春分周禮王搢

閨閤中乃有此識見豈獨家箴自君公以下皆宜伏讀

臣德宜曰邦家治忽由於勤惰故讀休其蠶織識王業之所以衰敬姜之訓其子主於服勞戒

大圭執鎮圭繅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祖習也識知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旅眾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師尹公也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工官也慆慢也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庀匹婢切士朝而

逆其猶有葛覃卷耳之遺風乎

臣乾學曰古時周禮王制雖婦孺無不知者歆姜為女士師尤不同也

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紞所以縣瑱當耳者○紞丁感切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既織紞又加之以紘綖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綖冕上之覆也○紘音宏綖音延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

聖人博學多識於此可見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仲尼在陳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隼鷙鳥今之鶚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隼荀尹切楛音苦砮音奴又音

臣延祿曰寄興具有典則見周先王德化之遠展親之仁可以昭奕葉而訓世守未可忽也若

夠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大子之子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銘栝箭羽之間也○栝古活切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遏父之子胡滿也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

徒以博洽相賞寧聖人所貴歟

發揮蘊義甚大非足恭之謂

水心葉適曰義理有揮而無降謂陷而入於恭誠非矣老子於道德仁義各有失字

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櫝匱也

齊閭丘來盟

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來盟在魯哀八年子服景伯戒宰入曰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陷而入於恭服何也陷猶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于恭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滿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商頌十二篇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其輯之亂也輯成也凡

臣鴻緒曰恭乃美德非聲音笑貌可以僞為閔馬父之言醇乎儒者也

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為恭也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也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若沒請為靈若厲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桓公自莒反於齊齊語

鮑叔薦管仲於桓公委寄以齊國之重卒能顯名諸侯取威定霸孔子亦許其功而稱其仁則鮑叔之推賢桓公之善任皆彰彰於後世矣

少春穆文熙曰鮑叔薦管仲自以為弗及至欲解其位以讓之何其懇也然管仲用而鮑叔之賢益彰古人之以善相成如此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小白也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奉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叔牙也宰大宰也）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管莊仲之子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

臣正治曰山高牧民之書雖多雜霸然一匡九合其才亦不可泯鮑叔薦賢不嫉自抑齊之興叔牙力也

加勇焉弗若也軍門若今牙門○枹音孚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也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

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桓公親逆之於郊（逆迎也）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畢掩雉兔之網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

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叜比校民之有道者叜老也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設教象之法于象魏也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比綴以度比比其衆寡綴連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竱本肇末竱等也肇正也○竱旨究切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顛頂也毛髮也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

水心葉適曰管仲相齊本末粗備後世言治功者皆祖述之

有等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陵為之終以為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也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哤亂貌易變易也○哤末江切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州聚也閒燕則父

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教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四時各有宜）辨其功苦（功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節節其大小輕重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旦莫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飾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臣乾學曰五伯桓公為盛管仲亦仍佐稱首其胸中雖有成謀即其初對桓公以片時議論即定終身功業謂之天下才豈虛語哉

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豫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背曰負肩曰儋任抱也何揭也○儋丁炎切何合可切服牛軺馬服牛車也軺馬車也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

臣芺曰定民居成民事已變比閭族黨之遺與先王貴士重農抑末之意與夫管子主於富强為此整齊簡直之法是速得志之術也

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權平也平節其罷用小大倨句之宜也枷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枷古牙切芟所銜切及寒擊菒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菒枯草也○菒古老切通作稾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耰摩平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槍椿也刈鎌也耨鎡其也鎛鉏也○槍七羊切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薜衣也○襏本末切襫始亦切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臣英曰管子以曠世之才專東海之國整齊其民人而參伍其都鄙功成治定皆不出其立談時所陳所謂規模先定而後從事者也

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伏退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國國都城郭之域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伍鄙是也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為中軍公所將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

臣士奇曰變周官比閭族黨州鄉與伍兩卒旅師軍之制而以簡直速得志為主周制繁曲所以為不可畋管子簡直所以為必勝此王霸之分

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為左右軍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為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鄉也工立三族族屬也上言工商之各三也市立三鄉也市商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也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

仁山金履祥曰管子書稱齊使鮑叔傅小白不出而管仲勉之鮑叔乃出謂管仲之期待小白已久今取其內政諸說以見王

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為伍而以二百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從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

制之變霸業之本

臣杜訥曰胷有成竹矢口而彈見之當時則赫赫霸業垂之後世則煌煌巨篇真濟世才也

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為軍掌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鄉帥鄉也萬人為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獀色牛切秋以獮治兵獮蘇典切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

水心葉適曰齊國之大何止三萬人爲兵田單亦言帝王之兵不過三萬

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蕃也屏卑郢切○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

規畫明整治國如治家識伯佐才也

水心葉適曰使鄉長舉善刑姦退而自修自古未嘗不如此何必管仲也其說草略急疾若以為上下簡直易通則鄉大夫賓興之法與民何嘗拘礙而管仲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

輕變之也以為修廢刖非舊典以為作新則吳用紛更管仲通達治體固不如此但其智不足以盡行王道故有殘缺苟且之患而張其說者方以為新奇陋矣

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期期年也伐功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待時動不違時也）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訾子斯切）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誠可立而授之（言可以立為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贊輔也）謂之三選（三選謂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也）國子高

臣德宜曰周官鄉舉里選王制移郊移遂始本至公厥後人心不古不無下比上蒙而是非失實者此桓公之親問親見所以

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無行曰罷無伍無與為伍也）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於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

行修而政舉也

臣叔元曰使民為善於家即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管仲治國多參用古法與於商鞅者以此

臣岳頒曰數親問數親見數與語是磨勵一世大權而復鄉舉

之事管子對曰相地而衺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衺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衺初追切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君之故舊也不以故人為師旅則民相與不苟且也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虞衡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墐其吝切無奪民事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畧奪也遂長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

里選之法治猶近古惜用意未純故終為霸首

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一萬家）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七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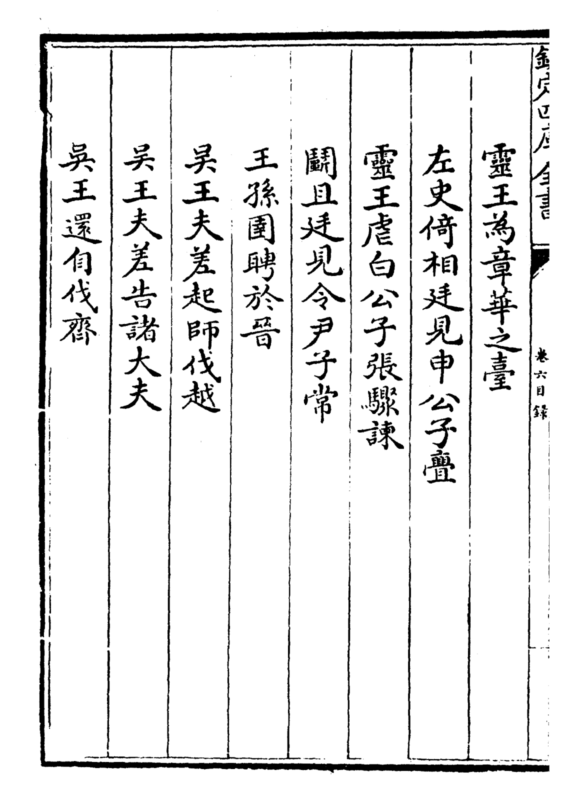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鑑卷六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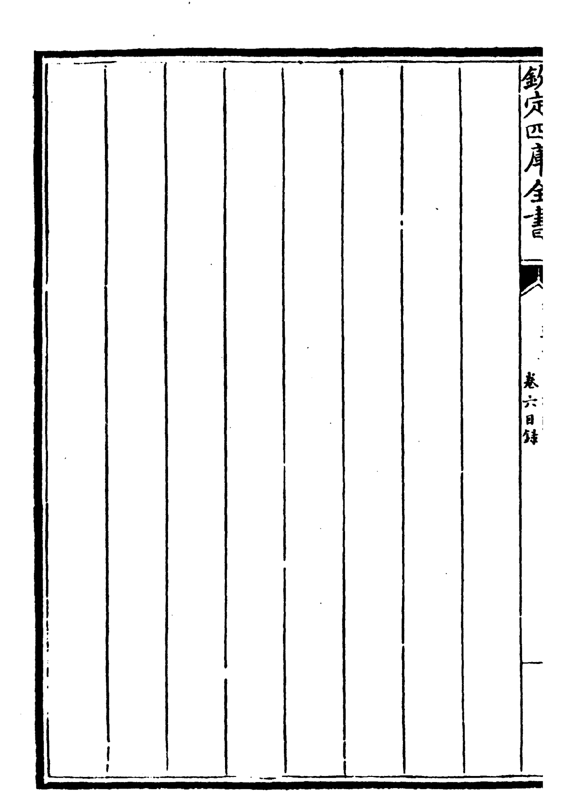
周

國語



吴王夫差還自黄池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吴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國語

桓公欲從事於諸侯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

鋪叙伯功與同王道但其親睦諸侯

全是以謀以力王伯之所由分也至文之簡鍊典重洵是史漢紀傳之祖

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侵地齊所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為封資資財也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覜視也○重直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

臣熙曰語語霸國經濟筆力精悍確是先秦以上文字

輕過而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用為甲戟車戟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劓刖之屬也鞼盾綴革有文如繢也○鞼求位切盾神允切）小罪讁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分符問切）宥閒罪（宥赦也閒罪刑罰之疑者也○閒居諫切）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且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訟獄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于朝乃聽其訟○索所白切）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斤形如鉏而小斸斫也○斸丁錄

臣正治曰詳叙桓公與管仲定

切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供軍用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浸地棠潛棠潛魯二邑也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豕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燕漁陽薊縣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于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

謀正如鄧侯漢中諸葛隆中數語古來君臣遇合之際大抵如此

地南至於飴陰（飴陰地名齊南界也○飴音陶）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紀故紀侯之國酅紀季之邑以入於齊者○酅戶圭切）有革車八百乘（齊法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東萊莒琅邪縣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汝水名方城楚北之阨塞也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鮮卑）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刜擊也斬伐也令支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刜音拂）海濱諸侯莫不來

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於牲上而已不歃血也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攘卻也白翟赤翟之別種至於西河西河白翟之西方舟設泭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泭音浮至於石抗石抗晉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縣鉤其車偪束其馬而以度也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雝州之地〇流古流字南城周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伐襄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反胙於絳謂天子致祭胙賓以大路龍旂桓公於絳辭之絳晉國都也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嶽北嶽常山也而大朝諸

仁山金履祥曰按宰孔之命國語史記皆有弓矢車服九旒之賜皇極經世書賜命為伯此內傳所謂加賜一級者與然宰孔

侯於陽穀陽穀之會在魯僖三年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于北杏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復會于鄄魯僖元年會于檉十三年會于鹹十六年會于淮也乘車之會在僖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凡九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也○纍力追切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翳於計切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服矢服也○弢吐刀切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宰周公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五官之伯與姓曰伯舅桓公召管子而謀管

初命但以賜胙為辭蓋以宗廟為重也孔子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古人禮意所重如此

臣德宜曰聖門不言霸功然一匡九合孔子嘗亟稱之矣此傳鋪張揚厲當日定伯雄圖赫赫如覩其有匪風下泉之思歟

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路渠門赤旂名赤旂大旂也）諸侯稱順焉（言下拜順於禮也）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於哀姜莊公薨慶父殺大子般在莊三十二年）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傒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存魯也）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也）

夷儀邢邑也翟人攻邢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畧也選數也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廬寄也翟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立公孫申以寄于曹在魯閔二年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地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也縷纂以為奉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纂以縷織纂不用絲取易共也纂織文也鹿皮四个個枚

臣廷敬曰內政作而國本立然後飾以仁義尊周恤鄰而天下歸心非區區旦夕之致也故論

也諸侯之使垂橐而入垂言空而來也橐弢也○橐古刀切稛載而歸稛苦本切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其盟約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軍謂以軍滅之也不有以分諸侯也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東萊齊東萊夷也使關市幾而不征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取魚鹽者不征稅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阸塞與山戎

霸者以齊桓為首

有聖賢然後有聖學詩曰追琢其章

衆翟接者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隱五刃五刃刀劍矛戟矢也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濟河西行度河以平晉也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齊卿大夫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文公問於胥臣晉語

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

金玉其相皆質與學相須之義

水心葉適曰晉之興司空季子博習陽處父為國人所敬其後

能善之乎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譙也蘧篨不可使俛蘧篨偃人不可使俛○蘧音渠篨音除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僂人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重○僬在遥切僥吾聊切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可使抗援侏章俱切矇瞍不可使視有眸子曰矇無眸子曰瞍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能言者○嚚五巾切瘖于金切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音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不變不變動也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

伯宗似之

臣鴻緒曰質雖上智不可廢學故禹湯文武孔子之聖未嘗無

少小也溲便也豕牢厠也○溲音颼文王在母不憂不變故不憂也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主不怒敬友二虢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而惠慈二蔡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于諸弟比親也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齊篇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皆周賢臣度亦謀也南宮南宮适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蔡公原公辛甲尹佚重之以周召畢榮周文公召康公畢公榮公億寧百神億安也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

師况儲君乎慎簡保傅自是豫教之本

宗公神罔時恫亦思齊篇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鎛直主擊鎛鎛鐘也蘧篨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磬○璆巨切牛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矇瞍修聲無目于音聲審故使修之聾聵司火耳無聞于視則審故司主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才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源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卬牛嫁反

大夫憂貧寧獨身之災殃將及國故治世首禁官邪

水心葉適曰人材隨世盛衰晉

叔向見韓宣子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從隨也隨其聘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而反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越發聞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

暮年盡入強家雖叔向之賢猶不得盡為公臣如董安于閒沒叔寬之流固不足道也家臣自是一種氣象

臣英曰子產有言人臣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叔向以貧為宣子賀識齡盈益謙之理矣

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也夫郤昭子昭子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犨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

楚莊伯者猶鄭重國本甚矣豫教之宜倫

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莊王使士亹傅大子箴楚語

莊王使士亹傅大子箴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箴恭王名○亹忘偉切箴之林切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五觀啓子大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邑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

少春楊文熙曰據士亹之論則人之善惡已定不必用教乃舉丹朱商均諸惡以例之此見噎廢食之論不可為訓

民煩可教訓也煩亂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先王之世繫也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道開也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語治國之

臣熙曰文凡三疊只是一意氣力深厚不覺其繁

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也族類謂若惇叙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詞也詠風也謂以文詞風托事物以動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因也勤勤身以勗勉也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

道之文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盡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以道之賞正德謂不私所愛也明齊肅以耀之臨如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大子退謙退也自退則敬不則赧

靈王為章華之臺

敦論春容博大如聆黃鐘大呂楔然清廟之音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熊虔也章華地名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湫舉也湫邑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彤為丹楹鏤為刻桷○彤大冬切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金鐘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也昌盛也囂華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聽也清濁宮羽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

臣廷敬曰外傳之文類以繁縟為勝若此篇之條暢宏整已標西京之準的矣

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相相藥也華元宋卿華御事之子右師元也駟騑鄭穆公之子子駟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令君為比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留治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啟疆請于魯侯啟疆楚卿薳子也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在魯成二年而僅得以來

臣鴻緒曰通篇即從美字說入反覆敷論名言如屑至布局春容鍊字華整有鳴鸞佩玉之象

使富都那豎贅焉（富富于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須髯也鬣力輒切）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用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大安之

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士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為氛吉氣為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使屋榭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為之磽口交切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

閒倚相之言惕然而懼子亹可謂能受善矣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大雅靈臺篇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楚其殆矣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

水心葉適曰左史倚相舉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奇之佛老為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宜哉凡人壯不自定老而自逸孔子稱君子有三戒亦是以末世人材言之若周之道俗未衰則

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也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于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

不然也

臣德宜曰功如齊桓而諸侯叛其晚節賢如趙孟而劉子譏其耄年左史以衛武交儆而子亹懼亦勇於知非者也

臨事有瞽史之道（音辟）（事戎祀也瞽樂大師掌詔吉凶史大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詩大雅抑之篇）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于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無逸篇曰昃日昳）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也）乃驟見左史

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用以自誥三代盛王所由隆也靈王以規爲瑱禍及乾谿宜哉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亹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武丁高宗以入于河遷于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都亳也於是乎聳敬也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

水心葉適曰說命當與白公子張語並看又言既得道得道必有物故孔子亦言朝聞道楚本以詐力得國而其人材見識所造如此非齊晉之淺陋所能及也

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商書說命篇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疾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致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

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而致于有截田（方千里曰截）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節南山篇）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

臣正治曰用之實難巳之易矣

二語極其婉切末又以規為瑱諧而善入

積貨蓄怨語警切聳動可為當官之戒

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于耳慭猶願也寘置也○慭牛刃切寘之豉切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且子余切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

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于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頵也）於是乎

臣英曰昔人以貴而能貧為賢諸葛武侯自言有薄田以給衣食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正與文子同一卓見

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羞進也○糗去久切）至于令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鄖公）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

臣士奇曰鬬且之言危而中足儆官邪

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餒奴罪切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于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也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于成靈其獨何力以

春秋使臣皆極一時賢士大夫之選故對揚鄰國恒不辱命

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柏舉楚地

王孫圉聘于晉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横者○珩音行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

伯厚王應麟曰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禹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弘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于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中之可居曰洲徒其名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弭皮虎豹皮所以為茵鞬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以為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所以共幣帛以賓享于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神故皇神相皇大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

臣乾學曰書稱不貴異物所寶惟賢晉臣言山澤林藪國之寶蓋亦古訓也持論絶有根據直與展禽國僑爭坐矣

越君臣之陰謀全在廣侈吳王之心一語麋鹿遊姑蘇者以此

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譊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夫差泰伯後闔廬子姬姓也句踐祝融後允常子芊姓也○句居侯切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

臣莫曰種之獻謀已足沼吳行成之言甘而易入越之勝只在一忍似得之老子也

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楚大夫伍奢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負奔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華氏作亂敗登奔吳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也拾捍也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授命猶鬬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戎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于吳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獘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

臣叔元曰大夫種之謀能玩吳於股掌之上者知夫差有侈心而可以辭誘也不然雖有百種其何能為

其燼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見禍于天得罪謂傷闔廬也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令君王不察感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屬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庶姓也曲禮曰納女天子曰備百姓○介古拜切一作个晐音該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侯槃承盥器也晉語曰奉匜沃盥御近臣宦豎之屬○槃音盤匜弋支切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搰苦骨切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

申胥事前之言洞若觀火吳越之興亡決矣固不待鴟夷投江時也

臣廷敬曰凡種蠡之容謀子胥

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告諸大夫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齊欲伐齊也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

已灼見其隱英雄料事針鋒相對可畏哉其功之成與不成則用舍之異也

少春穆文熙曰申胥論越之禍歷歷如在掌上讀之令千古動色何夫差之貪功玩禍拒而不聽以至於滅亡也悲哉

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也虺許鬼切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耀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

吳之申胥楚之范增老謀不用屈志而死千古同慨

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還自伐齊

吳王還自伐齊吳敗齊艾陵魯哀十一年乃訊申胥訊告讓也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先王闔廬也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二耜為耦言子胥佐先王以立名于荊是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處居也居則念為惡于吳國出則罪吾衆罪吾衆謂吳民離吳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度以妖孽

臣杜訥曰忠懇之心激為讜論至今讀之猶見當時情事

吴國今天降衷於吴（衷善也）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劒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遂決也計慮也）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黎凍梨壽徵也）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悟王心吴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克楚也傅曰闔廬食不二味勤恤其民取之謂此也）其亡之也必有以棄之（亡之謂不正其師以

西山真德秀曰申胥之言可謂忠矣夫差既不之聽又從而戮之不二十年吳國遂墟古稱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

陰謀猛鷙君臣夫婦致死一心積之

班處宮假為楚所敗也用能援持盈以殁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辟易狂疾○辟擗必切易以豉切將死曰而縣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魯黃池魯哀十三年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

二十年吳安得不亡記者歸美之於下羣臣集衆謀有以也夫

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曰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惡者而囷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囷渠隕切鹿通作簏其民必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蠃蚌蛤之屬蠃蠃落戈切亦作螺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吳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

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奔遂可出使出奔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猶用也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于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

臣正治曰申包胥非直存楚幷能復楚之仇真人傑也歷叙句踐事嘗膽深心千秋如見

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吴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吴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吴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

者吾子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吴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吴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名五大夫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皐如之屬

少舂稱文熈曰五臣之言雖不同不過賞罰俗禦旗鼓進退而已特其語意精微人莫之知唯習於兵機者可與談也

曰吴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甲兵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于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不失勞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物旌旗徽幟之屬辨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

臣是敬曰此傳叙越國君臣謀議與誓令之辭戰伐之狀一一如繪真千古絶調後來惟龍門可以髣髴餘史莫能繼武矣

審密不可攻入也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節聲不審則衆惑也王乃命有司大令于國曰茍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乃令于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者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使孰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也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我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

臣鴻緒曰越能順用民心而不盡其力二十年生聚教訓以乘既疲之吳吳安得不亡篇中叙次紀律精嚴令人讀之氣旺史遷項籍等傳從此得來

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檐與簷同）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問遺也通行賂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

臣英曰越之報吳全以氣勝之其大要在於恤民以自强彼瑕者不攻而自摧矣

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

臣乾學曰懸測事機及於數變之後言簡而意盡

明日徇于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上下皆龢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于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

臣英曰越之舉師多謀多懼矣雖有雲荼之衆夫豈能敵

以為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吴吴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以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吴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吴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吾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吴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

臣士奇曰越之治吳其機密其情詭其痛深篇中寫來沉着生動

臣叔元曰越生聚教訓能用民之心而不盡其力所以制勝若

之于沒（沒地名）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三戰笠澤也沒也郊也）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王宮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于越君（不言越委制于吳謙而反之也）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脩好）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親辱于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

嘗膽卧薪左闔填土皆積怨發憤者之為不足道也

吴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于吴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吴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于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說告也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吴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

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玉珪

敬怠之分治忽所由關也無時不敬則可以久安長治句踐不能敬之於始既危而後懼隱忍圖功僅乃獲濟亦幸矣哉

壁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言下其羣臣以明吴不用子胥之禍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越語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魯哀元年而欲伐吴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法天也定傾者與人取人之心也節事者與地節事修政也與地法地也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

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靡損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伐人人終害之）淫逸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

止齋陳傅良曰范蠡之諫可謂

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王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

切直而句踐不從乃有會稽之敗厥後竟成伯業者所謂人恒過而能改者也

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農穡絲枲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

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時之樂使之勸事樂業）不亂民功不及天時五穀稑孰（稑和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

臣照曰句踐君臣殷憂動忍之意讀之令人神悚若夫分任種蠡生聚教訓則幾於古恭儉之主能無勝乎

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五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好游也上天降禍于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有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沠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

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名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吴子曰未可也今吴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吴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吴必亡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

臣乾學曰少伯之謀雖合天道亦主於自全而已使黄池之役不舉亦豈能遂入吳之國都乎要之天道即在人事中子所以罕言命也

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吾以天時今天時至矣子應吾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

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九月為玄魯哀十六年之九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觥大也觥飯謂盛饌）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

臣士奇曰持盈之天節事之地定傾之人三者要之相資為用也少伯之言合乎道術而未免闌入兵謀亦迫於時之窮耳

原其可乎王姑勿許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微謂虧損薄食）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先動者泰顯露為陽察）用人

無埶往從其所埶豫設也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戰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我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於是宜為人客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於時宜為人主雖柔而不困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在陰為牝在陽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

臣杜訥曰少伯智沉勇深其爲越策毫髮無遺憾矣着論奥博精嚴可作子書一則

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賢良謂大夫重祿謂寶貨以上姑蘇帥音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五歲再閏天數一終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

朝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

室之不成子也周禮子爵國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水邊曰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諓諓巧辯之言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

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浹帀也自甲至癸為帀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

范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按國語二十二卷與傳相表裏發明而非以釋經也故謂之外傳其文深閎傑異傳吳越事尤奇峻而求衛秦之紀缺如故識者疑焉觀其詞閒多繁蕪蔓衍亦畧類諸子之書今擇其精者若干篇以輔内傳而存之然而春秋之文止此矣一變而為戰國縱横險譎而三代之制作邈不可復見矣此文章正變之會所宜深思也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